

我总是喜欢说些以前的事给别人听。也把它们写成文字,一篇篇登载,编成一本本新书。沉浸在温存的心情中。

我像是一个很怀旧的人。“你是一个很怀旧的人吗?”有人采访。

我是一个很怀念美好的人。谁会连同那些可恶的事也一起怀念呢?当然也会想起,但那不是怀念。

我毕竟是被美好养育、扶持长大的。虽然不能一直摸到幸运牌,但是岁月毕竟不是只在一张牌桌前度过。

我的爸爸犯了“错误”,去远方了。那是很难不遭嫌弃的。隔壁的叶妈妈看见我,往我口袋里塞了一卷水果糖:“放在口袋里吃,到叶妈妈家来玩!”爸爸以前一直买水果糖给我吃,叶妈妈知道。

也几乎就在那那时,脸上总是没有笑容的严老师,宣布我当中队委员,严老师住在我家斜对面那幢房子。

叶妈妈和严老师家的窗口是我小时候张望得最多的,后来,我们搬家了,我还是会一个人默默走好几站路,默默看看那窗口。窗口没有站着人,但是窗里有恩德。我的多情从小开始。

“你小时候有‘恩德’这个词吗?”

没有。是有那样的感觉。长大以后会用这个词,会表达出来,当作家了,还会写出来。小时候没有能力,小时候难免是一个懵懂、闷闷的“小葫芦”,没有长大,不能变成一个“葫芦瓢”,舀一瓢水送到给你“浇过水”的人面前,请他们尝到清凉和心意。

“很像诗!”

我没有想着写诗,只是谢谢,是有些想流泪。两位老人都早已离开得无影无踪,可是她们始终被我怀念。什么事是小的?什么事又是不小的?记得住的甜味都是一个真实童话,童话里都有大天空。中队委员是我童年获得的最高职务和光荣。我不是一个总能摸到好牌的人,严老师给了我一张最好的牌。后来无论学业还是游戏,我都懂得珍惜和努力,我的不是只在牌桌前的童

蓝天空

梅子涵

年、少年过得有不少的动人。它们的确是一个孩子如诗的小篇章,小乐章。诗不只是分行,也不只是押韵,心意纯粹,情感温厚,才有了日月相继的绵绵不绝。我也日渐学会了以诚意的文笔为别人开个头,出一把小力气也以生命的尊严作为主题。

怀念和重温的天空,怎么阴雨也是晴朗呢?诗难道只是写出来的吗?诗又是是什么呢?什么又是诗?

“你最年轻的那十年和无以计数的青年人一样,过得艰辛,未来苍茫,可是为什么你的故事里总是像没事一样,那算是现实主义吗?”

人生从诞生就被安顿的,而不是选择的。我中断学业被安顿到乡下,在农场的砖瓦厂干着生硬、耗力的劳动,每个月都有微少工资,有食堂,有浴室,男女青年互萌爱情,偷偷相会,回上海休假,带一瓶麦乳精回到劳动中,早晨或夜晚冲一杯喝下,满嘴麦乳香甜,那真是一种太高级的味道……我怎么可能满心都苦,不堪回首?如果那样,那不是岁月苦,而是心苦,自甘命苦!

我不自甘命苦,我喜欢吃水果糖,这不正是我的现实主义吗?我走出的脚印是我的现实主义,不是每一个脚印都轻盈,但一串串的乐呵呵时常响起。

我每个月订两本杂志,三份报纸,读得认真,还有箱子里的书,办广播,练习写文学,把稚嫩的习作抄在砖瓦厂路道边的黑板上,犹如自办的文艺副刊,不只是表现自己的水平,不只是让人读到,不只是为了增添优美气息,我也不知道究竟为什么,但我确实是一串串的乐呵呵,度过得有些优美。

有个相貌、神情也文气的知青,和我不是同一个中学,但与我一直友好。他很认真地和我讨论长得怎样的女孩子好看,他还问我,穿衣服为什么



总是衣裤同色,他认为应该不同色,同色很傻。而我从小就穿同色套装,被安顿到乡下,劳动结束,换上干净衣裤,依然同色。衣裤是母亲买的,那是她的审美和讲究。那时候,我们也讨论好看,分辨审美,精神并不褴褛。

我抄写在黑板上的散文开头一句是:“黄昏的时候,天边橘红色的晚霞在一点一点淡去。”他说,哪有橘红色啊,只有橘黄色。

我说,有的。他说,没有。

我们那时也研讨文学和词语!

他后来成了科学工作者,我还在写着橘红橘黄的文学。

我这样的怀念,难道有一点嘲笑的意思吗?那不正是我们的橘红橘黄吗?

数学脑袋陈振民。开始是装窑工,就是把砖坯在窑洞里一块块码好,留下空隙,让火焰穿过,烧成红色。而他们,也是一脸一身土灰。

人家是吹牛不打草稿,他是计算砖坯不打草稿,看一眼两眼,便能算出砖的数字,众人都佩服。

后来,他不装窑了,调入食堂,每天骑着自行车去镇上买菜买肉,当采购。又到后来,苍茫岁月结束,我们都考取大学,毕业了他在数学系,我留在中文系。

我们竟然只在校园的梧桐树道上遇见过一次。他亲热地喊我,我也亲热地喊他,我们同时亲热地喊着对方,好像喊着一个亲热的岁月。在乡下时,我们几乎没有过几句交谈。

我问他:“你好吗?”他也问我:“你好吗?”我们都说蛮好的。口气里好像是我们什么时候是不好的呢?

“你后来怎么去食堂采购了?”

“不知道的。”

“你记得你骑的自行车是什么牌子吗?”

“没有牌子的,乡下牌!”我们哈哈大笑。

“让你采购,大概因为你是数学脑袋,不会算错钱。”

“我真的一次也没有算错过。”

“你现在还写吗?”

“写的。”
“你在中文系,以后可以一直写了。我买好菜骑回窑厂,可以听见你广播的声音,你说过一句话,‘蓝天不是只在天空的,也在我们的心里。’蛮感动的,真的蛮感动的。”

那是我写的一篇散文里的,我总是在广播里播送我写的文学。

后来他去了美国,在那儿当数学教授。

谁以为,我们那时都是哭哭啼啼的呢?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当作家必须具备写实能力,还得有张力或者想象力,这是作家的基本训练。一个人物在生活中是魔鬼,你就真把他写成一个魔鬼?我想这是衡量好作家与坏作家的标准。如果是好作家,就会把这个魔鬼写得比较人性化,如果是二三流的作家,就真写成毫无人性的魔鬼。心里只有看到的实景,只能成为二三流的作家。心里能装下一片天空、一片海洋,就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作家。

古人说得好,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。博览群书才明白写书是怎么回事,走万里路见稀奇古怪的事,领略人生百态,这也是基本功。想象力是可以从书中学来的,写实就把它写得跟真的一样,写虚就天马行空。作家跟画家一样,素描功底一定要好,否则光泼颜料谁都可以当伟大的杰克逊·波洛克。日思夜想,人人都会,把梦境记下来,却难。记录某些梦,比如巫山云雨,那就更难。经常听到读者骂有些作家的书很垃圾。

为什么是垃圾?因为他没经过这种职业训练。有人读了一本书就开始写。写出来,难以出版。

我二十岁前读书一目十行,喜欢的诗和小说还能过目不忘。因为无钱购书,我就抄书。巴尔扎克的著作、雨果的《九三年》,我全部抄下来,抄着抄着,便以为这都是自己写的,自信来了,下笔就写。

但并不是每个人都给我抄的时间,所以我边读边记在脑子里,这是一种训练,久而久之,我的脑子便成了图片式。

我对细节很敏锐,尤其是嗅觉,吃过一顿饭,我会记得在哪个城市哪条街上,吃饭的人,哪几样菜,味道犹新。我经过一条街,会记得那条街上有几盏灯,有几个漂亮的商店,还有橱窗里的装饰。好像我的脑袋是一台复印机。我书写与自己相关的直接经验或间接经验,最适合用诗歌来表现,可把它读成一个散文,也可用讲故事的小说来呈现。

作家基本功

虹影



减字木兰花 小寒

松庐

年光初转。欲动归心催客雁。寒鹊营巢。羁鸟那知天海遥。
新闻雉鸣。早发梅花依旧瘦。蕊冷香浮。春近江南人却愁。

雅舍和风图(中国画)赵澄襄

我有过一次扎染体验,那是拙著《土布上的乡愁》出版不久,某单位邀我去作一次关于这本书的演讲,地点在徐行一个乡村小院。演讲结束,主办方安排了扎染的体验节目,我参与其中,欢喜无比。

“扎染”,古时称“绞缬”。缬,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印染方法,胡三省在注解《资治通鉴》时说:“撮彩以线结之而后染色,既染则解其结,凡结处皆原色,余则入染色矣,其色斑澜,谓之缬。”绞缬历史悠久,早在南北朝时期,扎染产品在民间已被女子广泛用于服饰。陶潜《搜神后记》有记:“淮南陈氏,于田中种豆,忽见二女子,姿色甚美,著紫缬襦,青裙……”这“紫缬襦”即为染有“鹿胎缬”花纹的上衣。唐代,绞缬的纺织品更为流行,在唐诗中,关于“缬”的描写,我们可以经常读到。比如“蜂蝉碎锦缬,绿池披菡萏”(韩愈)、“细柳桥边深半春,缬帘帘里动香尘”(杜牧)……

唐代,扎染技术传入日本。日本极为珍视,日本正仓院至今仍藏有唐代的五彩绞缬。当扎染工艺在它的发源地渐趋式微之时,日本又将它传入我国云南。前些年,我在云南行走,绚丽的扎染布品吸引了我,见到心仪的纹饰,时会解囊购入。

面对扎染的美丽,我想什么时候也能体验一回?此刻面对一堆白布和染缸,我却惶惶然不知所措。

信念补钙。作为上海市青马工程一期学员,我曾前往崇明、杨浦、金山等多个革命基地考察学习,向优秀共产党员寻访……

另一方面,我也步入社会,细心观察,走进十余家康复辅具产业;加入创业项目,助力海上工程科技成果转化、落地实施;获“互联网+”上海赛区本科生创意组第一名、金奖、最佳创意奖……在多年的社会工作与实践的磨砺下,我成了一名有温度、有热情的人,这也使得我明确了未来的方向——投身科研,成就未来的无限可能。国家的发展需要科学技术作为硬

体验扎染

楼耀福

幸好一旁有熟手指导,教我怎么用细绳扎缚白布,告诉我扎染的工艺由扎结和染色两部分组成,先是通过纱、线、绳等工具,对织物进行扎、缝、缚、缀、夹,然后浸缸染色。织物扎结的部分保持原色,而未扎结的部分则被染色,从而形成层次丰富的色晕和皱印。当扎布慢慢浸入染缸,色泽由浅渐深,在变幻的过程中,我脑际忽然涌现几个常用的词汇,比如“浸润”“渗透”“演变”“潜移默化”……这些词在染缸面前一下子显得很具象。古人的诗句也会冷不丁地冒出来,比如薛涛的“竟将红缬染轻沙”。

古代有“四缬”,绞缬、蜡缬、夹缬、灰缬。较之后三类,绞缬不需画样,所形成的图案丰富多变,难以复制,每款独一无二。也许,正是这种不可控的独特个性,使扎染更具魅力。

扎染的纹样有的有规则,有的却有想不到的意外,图案有时构图精细复杂,有时却如同一幅大写意的泼墨山水画。扎染变幻之多,纹饰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。早在东晋和唐代流行的女子服饰上,就有鹿胎紫缬、鱼子缬、醉眠缬等。

唐代段成式“醉袂几侵鱼子缬”,

飘纓长臂凤凰钗”,清代纳兰性德“笑卷轻衫鱼子缬。试扑流萤,惊起双栖蝶”……不知是否因为古人诗中描绘的这种意境,让我很喜欢鱼子缬。鱼子缬的图案呈点状,类似鱼卵,染色前用线在米粒大的点上按顺序环绕四周打线结,工艺要求很高。也许正因为费时费力,我在云南等地行走,从未见到这样精细繁密而富有立体感的纹饰。

一日,去某时装设计室,在陈列的衣架上,我意外发现用鱼子缬染布制作的上衣,触摸着富有弹性的面料,我问设计师小杨:“这就是传说中的鱼子缬?”小杨笑笑,是啊,是啊。这缬是一块老料,是她前几年觅来的。她向我介绍鱼子缬工艺的复杂,我想在当今急于求成的世界上,愿意这样做的人,也许真的不多了。

把包括扎染在内的染织工艺,运用于服饰,赋予传统以鲜活的生命,是国际上多位著名服装设计师的追求,比如日本的三宅一生。小杨舍得把现在并不多见的鱼子缬布料裁剪后缝纫于当今时装,更显难能可贵。

把扎染比作绘画,鱼子缬的纹饰无疑是呕心沥血、丝毫马虎不得的工笔画。相比之下,我所参与体验的染布之作则是随性的信笔涂鸦。尽管如此,当染布从缸中取出,即将抖开的一刹那,我还是充满期待。

其中一块,抖开后,呈现的图案毫无规则,横竖看着像几颗土豆,无丝毫美感,我实在是在无法自我陶醉。另一块却让我展开了想象,上方的曲线,我把它看成起伏的山岭,几颗不规则的点点,仿佛是夜空中的星星。另一半相似的点和线,我看作是水面的倒影。这样的景色,我在茶山行走,夜色四合的时分,倒是见识过。

围墙上树木绿意葱茏,不知名的小红花点缀其间,恬静而美丽。我的手扎染布和大家的一起晾在阳光下,组成不同层次的蓝和白,为乡村小院增添了一道风景。



扎根专业,服务同学,做基础扎实的本科生;坚定理想信念,传递善心,做体悟社会的社科学子;明确梦想,投身科研,成就未来的无限可能。这是我大学时代对自己的要求,也是我的梦想与憧憬。

在安泰的四年本科时光,是无比充实的。在学业的进取之路上,我上下求索;在学生工作的服务之路上,我享受着奉献的快乐;在科研的探索之路上,我找到了未来的方向。

我热爱经济学背后的深刻思想,一丝不苟地对待专业学习。在学习以外,我积极参与学生工作,尽微薄之力,奉献自己,服务同学。从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学生团委副书记、校级十佳志愿者团队、十佳志愿项目,到

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,我在学生工作之路上不断成长。我曾有幸成为浦东新区青年联合会唯一的学生委员,在会上与青联成员共同探讨志愿服务发展、教育改革发展,所提建议被纳入浦东青年联合会年度报告。

可在我看来,课程学习与学生工作是作为一名本科学生、学生干部的本职工作。更重要的,是为社会作出贡献。我们生逢强国时代,肩负强国使命,更应树立远大理想。理想不应与现实脱轨,而应从国情出发,在这广袤的土地思考我们能为社会带来什么。

为此,我努力学习理论知识,为

做一个有温度的人

周凌云

信念补钙。作为上海市青马工程一期学员,我曾前往崇明、杨浦、金山等多个革命基地考察学习,向优秀共产党员寻访……

另一方面,我也步入社会,细心观察,走进十余家康复辅具产业;加入创业项目,助力海上工程科技成果转化、落地实施;获“互联网+”上海赛区本科生创意组第一名、金奖、最佳创意奖……在多年的社会工作与实践的磨砺下,我成了一名有温度、有热情的人,这也使得我明确了未来的方向——投身科研,成就未来的无限可能。国家的发展需要科学技术作为硬

十日谈

安泰故事 责编:金晖

明起请看一组《我们如何过年》,责编:沈琦华。